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六四

二十七松堂集二十五卷（文集十九卷詩集六卷） 廖 燕 撰

趙恭毅公剩藁八卷 趙申喬 撰

橫山詩文鈔十九卷（橫山初集十六卷胡二齋先生評選

橫山初集一卷橫山文鈔一卷易皆軒二集一卷） 袁 璉 撰

四八五

二八五

一

曲江廖燕柴舟著

二十七松堂集

二十七松堂集

弁言

予自髫髻數聞前輩抄書之勤，思取而讀之，顧原刻在在東洋，版之損本亦極寥寥，藏者倍加珍視，假閱既難，倘不幸此寥寥者亦能蠹食之，腹則柴舟一生之心血虛擲矣，可不懼乎？然柴舟之文本自可傳，讀者謂為清廷禁版，故每篇為之重刻，予讀其文而笑，知其犯禁之由也，先沒後廣，謬梓之未也，歲癸亥冬東莞容子肇社自京來書索抄，欲梓之以公同好，此正予年之素也，多年抱願，一旦獲償，喜可知矣，因搜其邑中名家所藏，與同志數人，擬覓校錄其若干卷，吾知斯集重光之日不遠矣，容子肄業北大，為吾國文字淵藪，必有數家柴舟之文者，則斯集沉沒數百年而不重見，知於世豈偶然哉！

同邑後學黃國光識

二十七松堂集

曲江廖燕柴舟著

序一 高綱

序二 朱渠

序三 谷世弘

自序

廖燕傳 曾璩

廖處士墓誌銘 王源

賈元印

二十七松堂集

序

古稱不極有三功德尚矣言亦不易有成一家之言而載不足傳或不能傳言之立也厥惟難哉予自曹司出守以來所至訪求文獻而愜心者蓋少江山文藻徒令悵望千秋南國雄風猶然不競其他抑又可知矣丁巳秋茲任韶州得廖柴舟所著二十七松堂集於其家簿書換委中披覽殘編為之狂喜好友沈樸莊方卧病倚枕讀之亦躍然以起也文章有神固如是乎然吾國之有憾矣以柴舟之文瑰奇雄偉馳逐富蔡眉山間宜其不脛而走不翼而飛乃囊簡塵封誰為排拭則夫懷材抱道之士其湮沒不傳者甚

賈元印

多也然而遺文未墜晦久而明予雖不敢訂其文以附於相知竊頗傳其文以比於尚友是則顯晦有時凡文之可傳者其必傳於後斷可信也獨念當柴舟之世非無名公鉅卿知其為人其文卒之牢落不偶未獲一展其蘊負宜其有不平之鳴也此柴舟之恨也然而其文俱在百世而下讀其文者猶能想見其為人其文傳而其人生平亦無不傳柴舟復何恨乎樸莊曰是可序柴舟之集也文筆峰高鍾靈有在人間彩鳳未聽蕭韶亟表彰之俾得昭布寰區勿使二十七松堂集淪於燬煙瘴雨中與草木同腐也庶幾哉星之南斗光且被於水之江漢乎予曰然遂援筆書之

乾隆三年歲在戊午秋七月高密高綱撰

序

歲庚午冬予自珠江遠客韶關此地有廖子榮舟天下士也因急訪之一見即驚其為人及得讀二十七松堂集而更有異焉古今吟人偉士莫不以詩文傳蓋其人類多不得志於時致其氣之牢騷鬱勃而無可告語遂每藉詩與文一瀉其不平之氣而氣遂為之平故詩與文莫不以氣為主惟有道以深之而其詩與文遂為子史之副本盛世之羽儀豈偶然哉予觀榮舟之為人卓立人表豪氣不除有不可一世之概大抵其詩與文之凌厲激宕如其人其不平之氣固然然榮舟數十年至此亦大異矣昌黎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既已鳴矣則其氣為已平大江之源始於岷山延及

寶元印

洞庭彭蠡諸大湖余嘗溯九江抵大河探石禹門之奇者門旁兩山約束水勢嚴促繁俯水之氣不得其平故湍激馳驟即蛟龍無以殺其勢及其險阻既遠波濤不興則可泛艇航而浴日月也榮舟之詩與文何以異是不平則鳴已鳴則無不平數十年榮舟所歷窮通常變學無異夫辛苦流離憂虞險阻患難之故無不備嘗不平之氣激而為詩與文而詩與文即有以平其不平氣蓋深於道也久矣故予以為榮舟之詩文為聖賢所欲言非僅吟人偉士之詩文也則子史之副本與盛世之羽儀當其自為之豈世之是非致譽所得而高下也哉榮舟性磊落高奇自負議論多發前人所未發所交游皆當世名流少習舉子業未幾棄去欲以奇針札

功名某年欲赴闕上書方出嶺以瘴作而返食貧著書垂三十年至今不少衰所著者甚多此集外有別集別記併諸選本共若干卷著述尚方興未艾其他要事亦有不可勝記者予獨喜其懷有用之才雖不得稍展其志然曾不以貧賤富貴動其心而又能著書立言以相深於道其氣已無不平為獨異而可傳也嗟乎予彈鋏鼓瑟焉拓天涯與榮舟之遇曾幾少異然窮且益堅吾二人又焉知不為書為寔以伸其浩然之氣於古今大地之間也耶 江右廬陵同學弟朱 渠拜撰

寶元印

清代詩文集彙編

刻二十七松堂集序

古今能文之士非好奇也所遭之境奇則文亦從而奇焉耳朱明之季制義敗才奄豎敗政黨禍敗人而閹賊肆虐遂敗國矣士生乎斯際抱負器識而不得其位者不能釐革敝制以養天下之才不能誅逆奄以培國脉不能揭明哲保身之訓以矯僭妄詭激之病不能麾三宰之衆以殲流賊驅虜其患肝義膽孤憤深慨之氣鬱積磅礴久而不洩觸境而為文辭以自恚若虞朝宗魏水耕康柴舟是已讀三子之文攷其所交游之士一時華洋中何其多奇材也而又惟明史少傳其人者豈三子欲奇其文而張皇其人華勝而實不與將其人皆憤世嫉時不欲見其奇幽潛窮愁以死歟

寶元印

要之太史氏不傳而文士傳之明氏之多材因以見於世可謂文由境以奇境亦由文而益奇矣哉邵子相有言朝宗以氣勝水叔以力勝子則謂柴舟以才勝蓋明季之文朝宗為先驅水叔為中堅而柴舟為大殿矣夫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以柴舟之才鳴覺羅氏之盛緯緯手有餘覺羅氏亦非不欲用之而不肯為獨為湖潯澤涓娛憂抒憤之文然則其所自善者將有不堪自悲者焉其文之尤奇不亦宜乎虞魏集世多有人人得而傳誦之而廖氏集船載纂少監察妻木君酷好之得梓之以惠後學屬二本松儒員山田士文校正微序校序予雅奇康文為朱明三百年之殿也於是乎言

文久二年壬戌春二月

江門 鹽谷世弘撰

寶元印

自序

筆代古墨代淚字代語言而箋紙代素紙如我立前而與之言而
文著焉則書者以我告我之謂也且吾將誰告濛濛者皆是矣嗟
嗟者皆是矣雖孔子猶不能告之七十二國况下此者乎退而自
告之六經之孔子而後可焉則千古著書之標也故古可筆矣淚
可墨矣語言可字矣而素紙可箋紙矣而我不書乎而書不我乎
以我告我宜聽之而信且傳也 曲江廖燕自識

寶元印

康燕傳

曾璟筆

廖燕字人也號紫舟曲江人生甲申九月乃順治元年也幼時就
塾問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博取功名燕曰何謂功名師曰中舉第
進士燕曰止此乎師曰應進康熙元年燕年十九補邑弟子貢
忽忽不樂嘗言曰士生當世律及生民曰功死而不樹曰名世人
不悟專事科第陋矣因攝去時文幕室武水西顧曰二十七松堂
閉戶不出日究心經史蔬食漸烟瘴如也丹竇有滄海者異而訪
之燕亦知歸非常僧畫出其平日詩古文辭以質歸賞極稱於
人由此名震粵東年三十餘歿上書變士習通吳逆遂梗東海
內諸子如魏和公輩皆不遠千里徒步訂交即守陳公廷策吏為

寶元印

刻集行世併移其堂城內陳隨入觀欲薦於朝力邀北上舟次金
陵燕偶病留廬焉陳抵都未幾物故燕聞之即絕意仕進歸而益
肆力於古史期發孔孟不傳之蘊故其論宋高論張浚皆與千古
隻眼未經人道尤善草書狀如古木寒石筆筆生動通動人有保
庭幅者價值數金康熙三十八年學使按臨賦詩一章辭却諸生
有願抱琴書伴釣磯之句自後當道至者莫不往訪然罕見其面
矣吳太史韓雲奉命來粵造其廬嘆息不置年六十二卒於家時
康熙四十四年也有子璠序生能世其學後數年玠今遺一孫
曾璟曰璟幼時嘗侍先人與紫舟將紫舟死如鵠辭時年以鮮果
戲璟屈指已三十年矣世無問識不識讀其文想見其人其雄恣

則龍門其起矣則昌黎幽峭類子序歟名實一東坡蓋為不肯倚人故能兼各長而自成一家雖議論間有過高究之無傷大雅所謂古之狂者非歟昔六朝文字卑弱得韓吏部一振風氣遂變今詔自禁丹後古學始盛然則禁丹固挽時之盛也非僅一邑之文學已也

寶元印

廖處士墓誌銘

北平王源晃誌

予乙酉游粵東有廖生璠者持其先人禁丹先生所刻二十七松堂集謁余曰先君子讀先生文服膺十餘年嘆服不去口教誨與後學錄先生文焚香玩誦萬里神交恨未識先生面乃令先生至粵而先人適卒何不幸不得見先生一吐其胸中之奇以質其所未達然又幸先生之未得以其遺文請正以見其平生而固以求先生文以誌其墓則先人死且不朽言罷流涕手檢其集中瑇瑁推許之言數則示余而長跪頻首以請余惶悚驚嘆謝不敢脫而讀其文卓犖奇偉矯矯絕不倚傍發前人所未發序事宗龍門許新聲雄逸字字性靈而其人品學術性情神態磊落浩然之氣象

寶元印

露於行間於戲豈易得之士哉處士諱燕銘之曲江人生於甲申九月二十六日時值鼎革廣東尚為明守其後數更離亂破產貧卒於乙酉七月七日是為康熙四十四年享壽六十有二十八歲補弟子員既而棄去高隱當道莫不重之而處士介然自守不肯事干謁肆力於詩古文能絕去近代陋習追躋古人余耳處士名久未見其著作今始見之而處士已死於戲陰陽變化而四時行百物生文之本也聖人畫卦造文字蓋假借以發其蘊而文章實不在此作者不能仰觀俯察於日月寒暑山川草木鳥獸以及聖人之禮樂政事歷代人事之變通與一身之視聽言動求之而區區求之於字句之間亦未矣故其於古人之文得形而達神知

方而不知無方乃今處士之文何其能得我心之所同然乎且夫
修詞立其誠聖人立言與功德相表裡非為娛目邀名欺世之具
近日作者惟寧親叔子先生言經濟即可見諸用言道德即其所
能行而法一準乎古處士之論雖間有高明之過然余可繼魏先
生以不朽乃處士語人曰叔子先生後唯王昆繩一人昆繩之文
洋洋無涯變幻百出直欲駕明元宋唐而上噫余何敢當處士之
譽哉顧以余之落拓見棄於時而萬里外有知己如此及親至其
鄉見其子而其人已死悲夫悲夫予生平知己不過二三人皆先
我而死處士未謀面亦死粵中高士屈翁山陳元孝亦死梁太史
約亭亦於是年三月死粵中虛無一人而海內老成彫謝又不獨

寶元印

粵中為然奈悵然獨立天荒地老僂仰無聊一無所成於天下徒
以文字表其忠孝遠邈而悲歎慷慨呼天而莫之應則處士之
墓而不禁潸然涕下也熱知余之心哉處士祖父某父母某元
配鄧氏無出繼亦鄧生子三瀟湘清長子庠生能世其學湘陽清
幼二女追維銘曰

乾羅三光坤列九域造物奇端風雷水火山澤草木鳥獸俱別中
則生人為天地心代之喉舌經之輪之煥乎文章六字有哉嗟余
蒙蒙不知其本求之殘歎此道在人乃化之根不可斷絕處士廖
君嶺海奇英鍾之滴血磅礴萬古晬魄百氏雷轟岳嵬視彼駸修
大兒小兒何堪一擎天賦之才又恐其揭髻淺丹訣遂奪其年留

茲真事適之夢次嗟哉廖君惟我與汝心解神悅白日昭昭處
漢漢靈靈洞澈千秋尚友胡在同時何須面結九原可作遙彼埃
風招搖獨揭

寶元印

二十七松堂集總目錄

寧都魏禮和公閱

曲江廖燕柴舟著

卷一 論

性論一

附性善辨畧

孟浩然論

性論二

附性相近辨畧

高宗殺岳武穆論

湯武論

傳說論

召忽管仲論

附如其仁辨畧

張浚論一

諸葛武侯論

卷二 辨

論語辨

子有亂臣十人辨

通章論斷附

鬼神非二氣之靈辨一

鬼神非二氣之靈辨二

五十以學易辨

空空辨

附要有知乎哉全章辨畧
回也其庶幾乎全章辨畧

孟子未見齊宣王辨

王霸辨

殷有三仁辨

大學辨

附格物致知辨
致良知辨

歲十一月徒杠成小註辨

三統辨

格物辨

烈女不當獨稱貞辨

卷三 說

續師說一

福澤橋善說

續師說二

三才說

狂簡說

解諸生說

作詩古文詞說

習八股非讀書說

評文說

附評文頌

才子說

朋友說

別號說

諸生說贈陳含貞

物我說贈馬天門

九邊圖說

代

卷四 記

重開漢陽大廟清遠三峽

路橋記

重修風度樓記

湘江書院記

青溪別業記

九曜石記

朱氏二石記

芥堂記

韶州府總圖說

曲江建置沿革總說

城池圖說

山川圖說

古蹟圖說

閩津橋梁圖說

五十一層居士說

稱色侯為先生說

焚家祀神像說一

焚家祀神像說二

寶元印

遊潮水巖記

半幅亭試茗記

遊丹霞山記

韻軒種竹記

新建文昌閣記

韻軒四梅記

湯中丞毀五通淫祠記

題壁記

重修惠妃祠碑記

端溪磨石記

揚子江遇風暴記

遊詩石橋題名記

八卦爐記

山中集飲記

重修六景橋碑記

綠匪山房記

遊野園記

卷五 序

寶元印

春秋卮言序

重刻光幽集序

范雪村詩集序

山陽周氏族譜序

冶山堂文集序

家譜自序

令粵詩刻序

陪蔣觀察燕筆山亭序

海棠居詩集序

小品自序

易簡方論序

丁戌詩自序

王石菴詩集序

選古文小品序

橫溪詩集序

草亭詩集序

黃少涯文集序

劉五原詩集序

羅桂菴詩集序

翁源修學記畧序

韶郡城郭圖畧序

送邑侯葉澹園歸浙序

意園圖序

送鮮于友石遊洞庭序

送杜陵山人序

送杭簡夫遊翠微峯序

送琴客顧叔叟序

周象九五十壽序

送鄭同虎歸南海序

五十一初度自序

送邑侯談定齋歸昆陵序

人日遊紫微巖聽琴詩序

荷亭文集序

卷六 文

哭澹歸和尚文

改葬祖考妣文

祭李祗公文

安先考妣樞文

合祭先考妣文

哭亡兒湘文

卷七 書

上吳制府書

復翁源張泰亭明府書

上吳制府乞移李研齋樞

與葉翰林書

歸金陵書

復鄒翔伯書

上某郡守書

與阿字和尚書

與鄭同虎書

與韓主事書

與友人論郡侯陳公入祀

答李湖長書

名宦書

與魏和公先生書

與黃少涯書

答謝小謝書

清代詩文集彙編

與澹歸和尚書

擬韓休上仁宗皇帝諫疏

與陳克圖書

擬張翰與周小史書

謝吳少宰書

附吳少宰與臧公祖書
吳少宰與翁源縣張泰亭明府書

擬樂毅為燕約趙王伐齊書

卷八 尺牘

與樂說和尚二首

與龔容石

候胡而安太僕

與李高公

與仇千上人

與林元之

與高望公

復劉漢臣二首

與陳元孝

與蕭綢若二首

與屈半農

與黃少涯六首

答冬藕男

與范雲村

與朱藕男

與劉心竹

寄李湖長

與顧芸叟

復鄭思宣

與陳牧霞

與鄭思宣三首

復友人

與章偉人二首

與譚謬人

與李相乾三首

與謝小謝

與陳崑圖二首

與家弟佛氏三首

與友人三首

與胡髯翁

與吳大章

復彭淨瑗

復茹仔蒼明府

與劉五原

與朱一士

與周象九四首

與四無上人

與王也癡

與李非菴

與蔡九霞

復李非菴

與門鶴書

與羅仲山四首

與兒瀛

卷九 傳

南陽伯李公傳

金聖歎先生傳

蟬將軍傳

韶協鎮孫公傳

胡清虛傳

家弟佛氏傳

邱獨醒傳半醒附

陸烈婦傳

東萊屠者傳

李節婦傳

高望公傳

盧烈婦傳

吳子光傳

曲江二烈婦傳

胡葉舟傳

卷十 墓誌銘 墓表

誥授文林郎東安縣知縣吳君中龍墓誌銘

待贈文林郎文學張君建斗墓誌銘

誥贈一品孫母胡太夫人墓誌銘

先府君墓誌銘

李節婦墓表

亡妻鄧孺人墓表

萬孺人墓表

卷十一書後

書柳子厚文集後

書錢神論後

書戰國策後

書郭道人贈僧修眉惜字序後

書私訂郡志後

自書宋高宗殺岳武穆論後

書韶州府名勝志後

自書與友人書後

書手錄李非菴文後

書邑志學校後代

書重刻武溪集後

書邑志祠廟後代

書梅聖俞詩集序後

書邑志宋特奏科後代

寶元印

書雲節母紀事後

讀韓子

讀補衡傳

讀遊俠傳

讀隱逸傳

讀貨殖傳

卷十二跋

鄭李雅移居詩跋

九日帖自跋

題山水手卷跋

灌園帖自跋

撥墨帖自跋

意園帖跋

醉榻解跋

今是跋

黃山谷墨蹟跋

見亭跋

從軍帖自跋

拜石堂

題酒坐琴言跋

自跋遊九子巖詩

自跋帳眉山居詩

酒痕帖自跋

題筆峯寫雲詩跋

錄周明珠女史尺牘跋

題聽劍堂跋

周漢威印跋

題迴龍山詩跋

粵蘭記異跋

南山石壁詩跋

遊丹霞山詩跋

卷十三題詞

題籟鳴集

朱吟石十九秋詩題詞

二十七松堂詩課選刻題詞

李謙三十九秋詩題詞

易簡方論題詞

魚夢堂集題詞

寶元印

題荷亭刺草

自題四書私談

琵琶楔子題詞

自題山居詩

蘭譜題詞

自題刻稿

自題曲江名勝詩

自題制義

自題竹簾小卓

卷十四銘頌

靈瀧寺石樞銘

退筆藏銘

衲堂銘并序

掛榜山銘

義鳩塚銘并序

政寶堂石刻銘

三曲蕭銘

古梅銘

天然端硯銘

西來信具頌

荔根孟銘

畫羅漢頌并序

茶樹杖銘

卷十五 圖讚

陳子昂碎琴圖讚

李公謙養燕居圖讚

馬周濯足圖讚

何公梅溪行樂圖讚

杜默哭廟圖讚

海月大士像讚

張某曳碑圖讚

觀音大士像讚

隻履西歸圖讚

呂祖像讚

黃天樵濯足圖讚

丹般讚

寶元印

萬年松供佛讚

伍君祥像讚

程子牧像讚

查維勳副尉像讚

查翹章像讚

孫廉西都尉像讚

蔡不仙像讚

龔毅蒼遺照讚并跋

朱吟石像讚

卷十六 雜記

青梅煮酒論英雄

補郡志藝文志

胡中丞逸事

記樵者記

記學醫緣起因遺家弟佛氏

記內子語

家譜記畧

記續碧落洞詩始末

記徐庶洞

記張獻忠卒語

記陀陵山

記折海棠寺藏經樓

記讀無字書轉語

卷十七 疏引

地藏閣募建大殿疏

會龍庵募建接眾寮房疏

募別建大廟峽神廟疏

資福寺募修佛殿疏代

募修清遠峽路疏

募建芙蓉下院疏

祝聖菴募緣疏

募建芙蓉麓菴疏

募助經廳馮公丁艱旋里疏

萬壽寺募莊佛像引

募造佛像疏

募修禪定寺側堤路引

寶元印

募結山亭引

募檢字紙引

卷十八 雜著

四書私談

答客難

山居雜談

卷十九 戲劇

醉畫圖

鏡花亭

訴琵琶 三齣

二十七松堂詩集

五律一百四十四首

七律一百二十九首

五絕八十七首

七絕一百零三首

五古五十二首

七古三十二首

賈元卿

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

寧都魏禮和公閱

曲江康燕榮

論

性論一

天地一性海也萬物一性具也天地萬物皆見役於性而莫知其然此豈可以言詮哉故善言性者皆虛其說以代人之自悟而不肯明指之亦曰物各有性其道變化而無窮而吾說不足以盡之使不盡而盡之天下後世之人將指吾說以為口實則吾說不足以明性反足以晦性豈聖人所敢出哉孔子子思是已自孟氏性善之說出而荀卿楊雄韓愈之徒善惡不同之說紛紛而起矣嗚呼性若是其不同乎雖牛羊犬馬皆同此性而所以不同者則牛

賈元卿

羊犬馬之質異之也天雨水一而已而落地則有甘鹹之異者以甘鹹之質亂之也虎生而噬人龍興雲雨以利萬物使龍有知必曰吾不幸不為虎而不能噬人虎亦曰吾不幸不為龍而不能興雲雨則善惡豈龍虎之性哉龍虎之質則然也且彼四子嘗舉人以實之矣曰堯舜曰桀紂曰堯之於丹朱桀之於禹難舉以為善惡與上中下三品之說之驗似足以盡性之變矣不知此皆質之說也非性之本也有堯舜之質自善有桀紂之質自惡是質善非性善質惡非性惡也使有復其說者曰后稷生而岐岐然稷稷然其後為興王之祖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使叔魚

幸生而岐岐巖巖將何以定之哉商臣蠹目而封聲令尹上知其
 賦父文王生有聖瑞太王知其必興宗使文王不幸生而遽自封
 聲又將何以定之哉使以為性惡乎而文王非為惡之人以為性
 善乎而遽封非為善之質將以何者為據耶將言人有性獨獨無
 性乎性有善惡無善惡而性獨不在乎故知人之質可以定善惡
 而質之善惡不可以定性也然則性云何曰孔子子思之言是已
 終亦不言而已矣非獨孔子子思即釋氏老莊之徒亦未嘗明言
 之雖然四子亦言質而已若性之本則亦未之言也豈知之而不
 言乎非也

魏和公曰性字原下一註脚便是別物非性了善惡二字如

賈元卿

何說得性况質之善惡又紛紛不同乎千百年来被今人
 埋在故紙堆中幾不知性為何物此能駁倒繁言獨尊孔子
 其眼光識力直透過孟氏以下論性諸賢脊背真有聖門文
 字有功後學文字

性善辨略附

余嘗謂性非無善惡但不可以善惡名之蓋善惡為情性發
 而為情譬如農人種穀成秋則謂之秋矣猶謂秋為穀可乎
 故謂性能生善生惡則可謂善惡為性則不可或曰性之體
 一善而已善則無惡無惡則善豈有對耶余曰不然道統
 肇自唐虞虞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者何惡是也道

心者何善是也二者皆根於性斯非善惡對舉之明驗也哉子
 曰性相近也相近云者言善惡相去不遠也子思子曰率性之
 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之為言修者言欲人去不善以歸於善也
 故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皆作兢兢業業警戒勉力之詞
 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書曰顧天之明命易曰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禮曰毋不敬儆若思與夫魯論言克己復禮大
 學言正心誠意中庸言戒慎恐懼慎獨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豈
 非以為惡易為善難也耶若云性有善而無惡則人人皆為聖
 人君子而無小人矣何小人舉目皆是而聖人君子千百不一
 見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善人不得見則終日所見者

賈元卿

果何如人也哉又曰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斯可云者蓋不得見而
 深願望見之詞所以下文即接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
 三句言天下俱係此種人尚何有恆之有有恆且不得見况善
 人乎由是言之性善耶惡耶按性字從生從心心即有善有
 惡惡心字形體無一善惡心為性之所生則善惡為性之所生可
 知今謂善為性之所有而惡為性之所無可乎况性可言善則
 孔子當已言之孔子不言亦如不答南宮适之問之意耳南宮适
 曰羿善射禹盡舟俱不得其死焉為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
 答恐不報應之多於報應也夫子不言性善惡不善之多於
 善也嗚呼此孔子之所以稱千古大聖人也歟 又云性為渾